



抗战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抗战音乐是一曲辉煌灿烂的乐章。它是一首抒情诗,给人“战地黄花分外香”的深沉浪漫;它是一首思乡曲,面对家园的破碎、亲人离散的悲怆,以浓郁的家国情怀点燃人们心中的爱国之火;它是一首战歌,慷慨激昂,催人奋进,凝聚着全民族同仇敌忾的意志;它更是一部不朽的史诗,伟大而崇高,在国际视野下表达出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思考。伟大的抗战音乐,为民族留下了永恒的文化记忆。

《义勇军进行曲》:民族觉醒的冲锋号

抗战音乐激荡着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在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表的抗战歌曲中得到了淋漓尽致般的体现。

1934年,上海电通影片公司邀请戏剧家田汉创作一部电影剧本。同年,田汉便写出了一部反映青年知识分子觉醒并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电影剧本《凤凰的再生》的梗概。当时,东北的抗日义勇军正与日本关东军进行着殊死搏斗,揭开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极大地鼓舞了全国要求积极抗日的民众。1935年初,电通影片公司决定拍摄此片。但因田汉被捕入狱,孙师毅在征得田汉同意后,将《凤凰的再生》梗概写成了完整的电影文学剧本,并由左翼电影小组负责人夏衍等参与该剧本的修改完善,最终将片名改为《风云儿女》。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即《义勇军进行曲》。其歌词仍由田汉创作。原来,田汉被捕入狱后,心里还一直牵挂着这部电影。片中,主人公辛白华的长诗《万里长城》的最后一节——由田汉创作的一首自由体的新诗,就是后来《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年轻的聂耳主动向夏衍请缨,要求为这首诗作谱曲。于是,在上海霞飞路的一间斗室里,聂耳用短短几天时间就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曲谱初稿。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在情感上摒弃了温婉和优雅,在形式上不限于格律,在风格上质朴鲜明,具有一种情绪上的“火药味”和结构上的“自由度”。这类歌词既是诗歌,又是号角;既是抒情,又是呐喊。正是这种凸显战斗性的歌词风格,造就了其旋律的战斗性和鼓动性,也带来了其非对称性结构特征,进而在句式结构和曲式结构上,唯尊歌词,无问西东,突破中外既有曲式结构的框范,甚至还体现出基于“斐波拉契数列”的结构特征。

歌词核心——“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迸发出强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里的“中华民族”与“每个人”的并置,正是这种意识的集中体现。正因如此,歌曲一经诞生,迅即为抗战烽火中的海内外华人所传唱、共鸣,其凝聚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最终使歌曲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在太行山上》:烽火中的抒情诗

抗战的历程是残酷的,但抗战音乐中也不乏诗情浪漫之作,如同一簇簇战地黄花。《在太行山上》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抒情而浪漫,并展现出一种战斗的激情。

抗战音乐: 为民族留下永恒的文化记忆

□李诗原

这首歌曲诞生于1938年的武汉,作为一首救亡歌曲,是在周恩来的直接关心下创作出来的。曲作者是随救亡演剧二队辗转来到武汉并在武汉组织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冼星海,词作者是爱国诗人桂涛声。1937年8月,桂涛声曾在李公朴的带领下,和周巍峙等人一起,前往山西进行抗日宣传,后回到武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夏,桂涛声得知八路军在山西太行山取得重大胜利,并回忆起自己在山西抗日前线亲眼目睹的抗日场面,便谱写了这首《在太行山上》:“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一天,冼星海发现了这首《在太行山上》的歌词,兴奋不已,于是便一口气将这首歌词谱成了一首二声部合唱曲。1938年7月初,在汉口举行的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首演了这首歌曲。后来,冼星海在《创作札记》中写到,《在太行山上》是写成后“在汉口抗战纪念宣传周歌咏大会上由张曙、林路、赵启海等唱出,听众大声喝彩,要再唱,此后又传遍了全国。现在太行山上的游击队以它为队歌,老百姓、小孩子都会唱,到处听到‘敌人从哪里进攻,我们就要他在那里灭亡’的句子”。的确,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在太行山上》传遍太行山、传遍山西,传遍了全中国,鼓舞和激励着千千万万的抗日民众奔赴抗日战场,成为一首重要的抗战歌曲。

《在太行山上》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抒情宽广、温暖明亮,两个声部相互应和,营造出歌声在群山中回荡的艺术效果,呈现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诗情,接着的则是一个既生动亲切又庄严豪迈的段落。第二部分表现出一种勇往直前的音乐形象,并在进行曲的节奏和律动中结束全曲。这首歌曲在宽广的旋律和浪漫的诗意中热情赞颂了太行山抗日军民,体现出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抒情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审美特征,既是抗日战争时期颇具影响力的一首歌曲,也堪称20世纪中国音乐的经典之作。

《嘉陵江上》:故土之思与家国之责

家国情怀是抗战歌曲中一种普遍存在的情感,它将“小家庭”与“大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诉诸“打回老家去”的艺术表达,在抗战时期极大地激发了国人的爱国之情,强化了炎黄子孙的中华民族认同感。《嘉陵江上》正是这样一首典范之作。

《嘉陵江上》由诗人端木蕻良作词、贺绿汀作曲,创作于1939年的重庆。这首独唱歌曲兼具歌曲咏叹调的艺术品格;其歌词也极富艺术性,体现出叙事性、戏剧性与抒情性的统一:“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亮,我已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这是一首充满艺术想象的诗。透过这首诗,既能看到当时日寇侵略下的山河破碎,又能品读出一个诗人在残酷现实中不灭的诗意。不仅如此,诗作中显露出的“怀乡”和“漂泊”的审美意识,还饱含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乡土意识,使它超越了单纯的“乡愁”,让人从中获得一种要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勇气和力量。

《嘉陵江上》的旋律具有器乐化特点,在保持其歌唱性的同时,内在的张力和动力构成了其戏剧性核心。歌曲

北京人艺复排经典剧目《骆驼祥子》将演

本报讯 北京人艺今年“经典保留剧目恢复计划”的第二部作品,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骆驼祥子》,将于7月18日至8月3日亮相首都剧场。

作为北京人艺建院初期奠定剧院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的代表作之一,由梅阡执导、首演于1957年的《骆驼祥子》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以祥子为主人公的老北京人力车夫的悲剧命运,展现了艰难岁月里普通劳动人民身上可贵的精神与情怀,对北京人艺风格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北京人艺应该存在一批‘博物馆戏剧’,把人艺的

专家研讨“中国式演剧观”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国家话剧院主办的“中国式演剧观”创作实践与理论建设课题学术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国式演剧观”的美学观念、理论内涵、艺术实践与未来发展等议题展开深入探讨,以期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式演剧观”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传承中华美学精神、契合当代观众审美需求;它深受中国传统戏曲、曲艺美学的影响,是在中国这个地域、环

的前半部分表现出了诗人因敌寇入侵而背井离乡、流浪异乡的悲切和对故乡的思念。后半部分则表现出了“我必须回去”的决心和勇气。最后的“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就是“打回老家去”的艺术表达。整首歌曲也具有强烈的悲剧性,使诗人内心的悲愤、怒火与对故乡的思念和热爱交织在一起,表现出强烈的家国情怀。

《黄河大合唱》:黄河怒涛里的世界回响

抗战音乐不仅具有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宏阔视野下,孕育出深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将中国人民的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紧密相连。《黄河大合唱》正是这一精神的杰出典范。

1938年10月30日,奉周恩来、郭沫若的派遣,光未然率领抗战演剧第三队,从陕西宜川壶口下游东渡黄河,奔赴山西的吕梁游击区。轰鸣的壶口瀑布、剽悍的黄河船夫、黄河两岸雄奇的山川和抗日军民英勇的身姿,都使光未然兴奋不已。于是,诗人灵感闪现,决定创作一部长篇朗诵诗《黄河吟》。正是从此时开始,“诗人”与作曲家的心灵开始契合,20世纪一部伟大的音乐作品开始孕育。这便是由光未然作词、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大合唱》。

1939年1月,光未然一行30多人到达延安。由于光未然途经吕梁时坠马受伤,故一到延安他就被送进了延安边区医院。2月26日下午,时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到边区医院看望正在养伤的光未然,诗人和作曲家再次会面,并相互表达了再度合作的愿望。于是,光未然放弃了创作长篇朗诵诗《黄河吟》的想法,仅用几天时间就创作了歌词《黄河大合唱》。1939年3月11日晚,演剧三队在延安西北旅社的一个窑洞里举行了朗诵会。就在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朗诵会上,诗人将歌词交给了作曲家。1939年3月26日至31日,冼星海在鲁迅艺术学院的一孔小窑洞里完成了这部《黄河大合唱》的作曲。1939年4月13日,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大礼堂,由郭析零指挥抗战演剧三队首演了这部巨作。5月11日,《黄河大合唱》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的鲁艺成立一周年纪念音乐会上正式公演。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观看这场演出,并对这部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如果说《黄河大合唱》第七章《保卫黄河》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第八章《木乐章》《怒吼吧,黄河》则表达出了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其前置朗诵词中的“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以及歌词中的“怒吼吧!黄河!掀起你的波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世界的人民,发出战斗的警号”,这是鲜明的国际主义艺术表达,这种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体现在“全世界人民”的措辞上,更通过其恢宏磅礴、宛如“大兵团作战”般的音乐形象,构建出一种国际视野下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壮阔景象。

因此,以《黄河大合唱》为代表的抗战音乐,是抗战烽火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艺术领域的深刻凝结与回响。这些穿越时空的旋律,承载着民族的苦难与抗争、人类的共同命运与理想,永不磨灭、永志不忘。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贺绿汀中国音乐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上接第1版)

“我们都知道荷花的种子千年不朽。在我那些青年学生的眼里,荷花就代表着中国,它永远都在绽放。”保加利亚作家兹德拉夫科·伊蒂莫娃介绍了中国文学作品在保加利亚的出版翻译情况。她说,王安忆的小说《小饭店》、赵丽宏的诗集《天上的船》等,都是她在保加利亚索非亚大学课堂教学的重要内容。她还提到曾帮助一位中国青年学者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作品用保加利亚语讲述了15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出版后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热烈欢迎,“大家通过阅读这样的作品了解中国,把我们彼此的心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文学界外宾们还参观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常设展。当跟随讲解员的步伐领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史时,他们如同观赏中国文学百年历史的万花筒:在“北大红楼”前,他们驻足许久,聆听讲解员讲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从这里发生;在“鲁迅故居”前,大家努力用中文说出“鲁迅”“阿Q”“狂人日记”等词语,表达对鲁迅作品的阅读感受和共同的喜爱,还纷纷与鲁迅的画像、书桌等陈设合影留念。布隆布拉尼向讲解员仔细询问鲁迅当年如何伏案写作的故事;阮平方则在展览里搜寻老舍的影子,“老舍是我的偶像,我想看看他”。在常设展的新时代文学展区,他们认出了不少自己熟悉的作家,幽默地像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问好”;大家还点击展览中的电子互动设备,了解中国作家如何以文学的方式书写这片土地上的“山乡巨变”……

当来自不同国度、拥有不同肤色的手轻轻触摸巴金先生的手模时,文学早已超越语言、文化和文明的隔阂,使人们得以领略世界的丰富多彩,又感受着相同的情感激荡。在即将挥别之际,大家在中国现代文学馆C座大厅发现了为建馆40周年特别设置的“握住巴金的手,推开文学的门”装置,他们纷纷与巴金先生的手模“击掌”,看到参观人数数字的跃动,并获得一枚文创卡片,大家都惊讶于这份文学与技术相融合的“巧思”。他们彼此探看各自卡片背后不同的文学作品“金句”,如同发现了新的天地,并表示将会把这张珍贵的文学卡片带回自己的国度,作为一段美好记忆的珍贵留存。

为繁荣发展文艺事业、 建设文化强国作出新贡献

(上接第1版)“老一辈艺术家们用一生证明:文艺的高峰永远矗立在生活的平原之上。他们的精神像一粒粒种子,提醒我们永远保持‘匍匐在大地上’的创作姿态。”作家也要坚持扎根生活沃土、反映人民心声,书写既有历史厚重感又饱含人性温度、广受人民群众喜爱的精品力作。

“习近平总书记给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体现了总书记对电影事业的关怀与期望,亦是对吾辈电影人的鼓励和鞭策。”导演陈思诚谈到,以田华等为代表的前辈们,用一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观,奉献了无数经典角色。“我也有幸在拍摄电影《解密》时与陈道明老师合作,他对于艺术理想的坚守与热爱同样是我学习的榜样。观众的认可是电影存在的重要价值,我将继续扎根生活,努力讲好与时代共振、观众喜闻乐见、留得下来的中国故事,为繁荣中国电影、建设文化强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演员刘劲告诉记者:“老一辈艺术家‘戏比天大’的教诲我始终铭刻在心,我时刻谨记‘艺术源于生活’的真谛。”他回忆道,当年为了在《周恩来回延安》中真实呈现周总理抱病工作的状态,自己一个月减重30斤;在《天宝》的创作中,主创团队跋涉千里,深入藏族居住地区采风,只为真实还原藏族革命家的精神世界。“这种对艺术的执着坚守,正是中国电影人代代相传的精神血脉。我们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脚步丈量祖国大地,用心灵感悟时代脉搏。”

坚定文化自信,抒发人民心声

2025年恰逢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也是中国电影应对变化和挑战的关键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和8位电影艺术家鸿雁往来的互动,鼓励和温暖了每一位中国电影人。总书记在回信中特别强调,电影工作者要坚定文化自信。中国影协副主席、编剧张冀深切感受到:“随着中国观众的本土意识越来越高,对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审美也越来越自信。我们作为创作者应该高度关注他们的这一需求,迅速地作出回应,满足他们的期待。”过去一段时期,电影创作者主要是向外学习电影创作的观念和技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仍有待加强。年轻创作者应重新回炉学习和阅读经典,到博物馆去,到文化遗迹中去。“以传统为底去创作,才能逐步飞扬;以民族文化为根去创作,才能向上生长,触达天空。”

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说,在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8位电影艺术家回信,意义重大。这既是对中国电影人植根现实、呼应时代的高度肯定,也是对中国电影继往开来、讲好中国故事的殷切期望。8位电影艺术家德艺双馨、以身作则,为广大电影人树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行业榜样,深入生活、传承创新,讴歌时代精神,抒发人民心声,是一代代中国电影人薪火相传的责任。广大电影人要继续不忘初心、兢兢业业,创作出更多让人民满意、为人民提供源源不断精神动力的精品佳作。

“文化自信是电影创作的根基,中华文明丰厚灿烂,电影工作者可以而且应该深入挖掘中华文化,让电影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宣川表示,作为电影理论工作者,我们要发挥好理论和评论的作用:一方面,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为电影创作提供理论支持和批评建议,推动电影艺术的进步;另一方面,要积极传播优秀电影文化,引导观众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观众的电影鉴赏水平,营造良好的电影文化氛围。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中希望艺术家们在新征程上继续在崇德尚艺上作表率,带动广大电影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扎根生活沃土。这不仅是对电影工作者的要求,更是对整个文艺界的精神指引。”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委员、作家吕铮谈到,文化自信是创作的根基,只有立足本土文化,挖掘民族精神内涵,才能创作出更具独特魅力与深厚底蕴的作品。“作为一名作家、编剧,我将以此为激励,扎根生活、服务人民,让自己笔下作品真实反映人民心声与时代脉搏,为繁荣文艺事业、建设文化强国添砖加瓦。”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工作者们表示,将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以老一辈艺术家为榜样,以崇德尚艺的初心、潜心创作的匠心,努力推出更多经典之作,为广大人民奉献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第十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开幕

本报讯 7月4日晚,由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联合北京市东城区委、区政府和中国儿童戏剧研究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四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在京开幕。聚焦长江大保护的“中国儿童话剧剧《长江女神,你愿意做我的爸爸吗?》作为开幕大戏与观众见面。

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星、塑造未来”为主题,以北京为主会场,在浙江嘉兴、江苏常州、陕西榆林开设分会场。7月4日至8月17日,来自4个国家21家儿童戏剧团体的42部剧目将演出185场,满足全年龄段观众的观演需求。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戏剧节还将线上展播《报童》等3部红色题材经典剧目。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的《小红帽》《丑小鸭》等4部获得过国际大奖的剧目将拓展孩子们的国际视野,展现世界儿童戏剧的多彩风貌。

此外,戏剧节期间将开展“优秀剧目2025暑期巡演100+活动”,《猫神在故宫》《西游记》等16部作品将在全国9个省市的18个区县演出122场,力求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同时,为深化文旅融合,中国儿艺还将举办戏剧节文化之旅体验营、儿童艺术节、音乐剧创意工坊、“小小剧评人”“温暖行动”等戏剧普及和公益活动,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戏剧节。(王 竟)